江陵縣志卷之四十四

藝文三

序

南北朝

畫山水序

宗炳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塊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

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復玷石門之流於是畫像布色搆茲雲嶺夫理絶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堅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圖者徒患

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
嵩華之秀元化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
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
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無
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間
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厲之
蒸燭應無人之野峯岫甍嶷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絶
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
孰有光焉

楚詞序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
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人未遠而楚人
之多才者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
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沉江羿澆二姚
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
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爲詩人之讎

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咏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覽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問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羿彃九日一夫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抑亦自鑄偉辭

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曾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又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咸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抪韻詞自已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於詩人招宇

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儀附庸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溯賦之厥初也又曰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詭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御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又曰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論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弊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之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於號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內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詞人夸毗詩
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搆紛
紜雜遝信舊章矣又曰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
風嚴於秦令惟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
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
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
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
籠罩雅頌故知暐葉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又
曰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

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故長卿之徒詭埶瓌聲
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
淫而繁句也至如雅咏裳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
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
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則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
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
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豪芥故能
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常姿而思無定
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金據要害

故後進銳華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尙簡使味飇飇而輕舉情奕奕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鑒詩人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唐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柳宗元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菽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

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衍衍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其人與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識於管仲奚若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濱越楚間六年築室草茨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憾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羨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

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性厚少言畜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大於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仁我若子姓恩禮厚重有賢子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痾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殺每念於是則未嘗不盡然內傷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爲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其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其言云爾自是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專謹愿慤視其跡溫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理荆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卉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

已而爲之者誠宜有報知已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爲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宋

楚辭序

朱熹

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詞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

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不復傳及隋

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民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義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証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蓋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捃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是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又

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

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
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
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辭其所以分者
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
此則三百篇者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
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
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
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昏
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鬼

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
則離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
託物與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
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
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
察也

明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張居正

荆州榷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

區焉廼後稍稍寂寥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申令甲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與人誦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權及後稍異者其畧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農商之勢常若權衡然至於病廼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黎藿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於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內外之費歲用數百萬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於是徵發繁科急於救燎而權使亦頗務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於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卽如是國用不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元始之間海內困敝極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擘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

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務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競効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卿大夫諸君祖於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

凡俗之害於政者奸民梗玩伏機隱慝以詗上之釁謂之曰民蠹貴家侈族持吏短長數千謁以撓正謂之曰權巇此最大患也吾郡幸無此二者而昔之治者往往稱艱何哉蓋其弊有二所從來久矣其一宗室歲祿仰給有司異時諸宗中有號爲貧者數十百人日入公府喧呼橫索欲盡應所求則民力不給即不應則喧呼醜詆太守日與是曹酬接不暇又何暇治民事乎其二守庫藏吏日與諸王府中卒養廝隸深相結納因緣爲奸鑿倖孔以生厲階以故俗日以

偷政日以壞公始乍則廉吏之素欺罔者數人諸與爲奸利者又十餘人皆抵罪乃下令曰宗室歲祿隨所食邑輸至者輒散之不足者均之其不順令比吏爲倖孔者罪之於是諸宗貧富皆得以次贍給喧呼者不至公復明甚不可罔即數百里外有欲爲銖兩之奸者畏公知之咸彌耳慴伏不敢動三年郡中翕然公府無事異時太守坐府中僕僕勞瘁至日旰不遑食若有重負於躬不得遂去以解公恒以暇日與郡中士大夫登覽賦詩爲樂意忻忻相安不知爲繁且勞也此豈與曩者殊俗異民哉事有機政有要公乘其機握其要而徐圖之故其治不肅而成矣竊聞公知舊過視公者見公久理繁劇咸願公早晉大位以去公獨曰不然此固非佳處然其民雖愚而不知偽其士大夫有恥而不敢以私撓吾法是猶足爲也嗟乎荒陬陋區幸得藉公化理民不敢爲蠹士不敢爲檮而向之所謂二弊者又皆已剔去雖公之心亦安能遽去吾郡之人乎然公始在郎署用文行著聞往天子軫念吾郡之民借公出守固非久勞於外者

也將入覲上嘉公治理必將簡置左右以酬其勞而
司銓者又將上公之最績以風天下則公雖欲不棄
吾郡之人尚可得哉顧常以爲君子之政仁必久而
後洽功必久而後成漢時守令便於民者輒賜璽書
褒美稍增其秩不數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稱兩漢
然余不敢遠引異代即如國初守令久者至十餘年
而何文淵劉德皆用太守積勞擢拜九卿任重而責
成故良吏輩出治亦近古此皆近事可覈者也在上
既以軫念吾郡之民爲擇良吏矣而遽奪之乎公於
吾郡之民既以拯引之矣而遽棄之乎復祖宗之舊
久任賢良以興治理是所祈於上者也有往來夙以
慰答民望是所願於上者也余不佞謹述公治郡狀
俞致其借寇之意敢以告於銓衡

郢里陽春集序

雷叔聞

郢中古祝融之域而文明之區也粤在春秋屈完倚
相振芳聲於前三閭宋景暢英詞於後故陽春白雪
之名至於今不朽自卞和出而精華洩屈宋沒而風
雅衰至今千有餘年洪惟我高皇帝以南邦集大統

肅皇帝由江漢飛五位離德章明人文丕著一時諸公或拊清廟之瑟或運下里之斤或噭噭喈天路或唳嘯江皐而郢歌於焉復盛然郢中士介而不羣闇而沉璧亡往見諸先達能詩者多自削其稿間或版行靳以自固故郢詩盛而海內人士鮮能言郢者夫郢之不揚於詩也性情之正也廼其能爲詩也天下之莫能言郢也知郢者寡也則郢貴矣夫作而不述愛而不傳罪在後之人亡竊懼焉故搜羅所聞得若干篇拔其尤者皆連城之珍也而友人張孝甫欲爲其先中丞公垂不朽遂盒諸公詩刻之以傳詩曰孝子錫類張君有焉故僭言於首簡以俟後之君子能談郢者名之陽春集故郢志也

送葉使君還朝序

袁宏道

余山居以來荆之爲關尹者若而人而獨與今葉公敬君善敬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大儒將遺畧細務而君綜理周悉如櫛之於髮甫下車卽除一切厲政一錢必藉掌故商民戴之若慈父母或者慮其報滿將不中格且有罰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爭